

香香的春天

春天的味道，一定是香香的。

春天里，处处飘荡着香香甜甜的气息。花香、叶香、野菜香……各种的香混合在一起，姹紫嫣红浓妆登场，都能嗅到一股春天的气息。每一种香都充满了熙熙攘攘、浩浩荡荡的春意，氤氲在晨曦中的霞光。

世上有花千百种，众香国里尽朝晖。

清晨，打开窗户，吹来的风是香喷喷的；夜晚，走出院落，恬静的夜空仍飘散着花香。鸟语花香、转香弄粉，香艳欲滴，桃红柳绿，轻描淡写地绽放开崭新的日月。所有的花瓣如期开放，一朵两朵三朵，集体散发着幽幽的香，隐隐的喜悦漫舞时光。

恰如那个叫杨万里的宋代诗人所曰：“园花落尽路花开，白白红红各自媒。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是这样的呀。春意渐浓，暗香袭人，根本用不着刻意寻找，只要稍稍一嗅，就像走进了众香国里，只觉得清爽的空气中，处处暗香蒸腾，如同万千佳丽共吐芬芳。

这种感觉真好。像在一个宁静祥和、香味扑鼻的环境里，慢慢融入大自然的怀抱，相向而行、春风习习、春意绵绵。

诗是梅花绽，春光如韵来。在大自然间，最先映入人眼帘的，是梨花。成片的树，一夜间如雪般竟放，白得耀眼。接着，粉红色的杏花、桃花也露出娇容，在新绿的田野上，闹出融融春色，格外鲜艳。枝头蜂蝶乱舞，风吹来，似把凝结了的花香吹散，满鼻满口，连衣襟里、头发间也充满了花香。

春天是花的世界，总是挂满浓郁的香。袅袅地徘徊，久久地飘渺。就连这些美好的文字里，也溢满着浓浓香味。漫舞着喜悦，在缕缕春风中溢满弥漫，

和着明媚和着清香，悠悠蔓延，淡淡轻飘，阵阵飞舞。

春有花香，花香有五彩。粉的，紫的，红的，黑的，蓝的，当然，也少不了那最纯洁的白。

原是心动，沸腾了淡淡的光阴。于是，我们流水的日子里多了一挂彩色的虹，我们的夜里多了一道彩色的梦，我们的诗里多了一叠彩色溢香的句。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春天，每一个心境不一样的人，都有一个充满异香的春天。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在这样一个香喷喷的季节，如果不到野外去走走，实在是辜负了大自然的赐予。每到春天，大概光这番美景已经把人陶醉了，大抵谁也不大注意花的馨香，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弥漫着、缭绕着、洋溢着……在田野里，依然是春风拂面，甚至都不知道是哪一种不为人所知的无名小花在争先恐后吐露着芳香。

桃花大概是春天最为吸睛的那种，郊外满山满岭的桃花让人陶醉其中。有的层层叠叠，密集遮光，春风拂来，纷纷扬扬，落英缤纷，满眼是花。有的疏落有致，形象各异，在晚霞中更是超乎寻常的灿烂。

每一种花，都在春天盛开着鲜艳的感动。

尽管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飘香拂的花，都将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开花，原本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它们最终的目的。

如一场渴望已久的梦，醉人却又短暂易醒。当春天已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将偌大的舞台留给夏，任其挥洒更加浓烈、更加饱满的热情。

我们，注定要在花香四溢的春天憧憬热情四溢的夏天。

高岭赋

汝北有箕山，箕山有高岭焉。大峪古村，南宋肇端，东接雷泉，西邻龙潭，巨蟒横亘，古道蜿蜒，翠峰峻拔，堡垒壮观。

居高之岭，雄视远瞻。北起摩天，南至辉泉，一岭逶迤连，分水洗耳黄涧，先人傍山临沟，辛勤耕耘年年。曹孟贾赵，郭董何王，马孔于李，杨刘甄闫，犁土操石，比邻并肩。能工巧匠，妙手非凡，圈窑筑桥，四方称赞；豫剧演出，念唱清婉，坚持岁久，卓越戏班。十一村组，亲朋友善，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风光之岭，景云彤丹。海江孤堆，高岭门扇；女娲剪辘，炼石补天；石楼赤紫，关顶近前，保安古寨，汝海尽览。双石垛寨，鼓荡山岚，抗战哨所，扼守艰险。祖师顶、康庙岭、奇石坡、仙谷洞、大石窟、高岭寨、双乳峰，慷慨兴叹，豪情无限。石庙座座，敬祀庄严；神泉海眼，江河通贯；八池凹槽，蓄水清浅，苇园芦秆，菁菁丰繁。皂角映镜，佳偶拜天；老樵大槐，冠盖巨伞。一宵倾盆，山顶涌潮，七日狂风，地出涓涓。

英雄之岭，红旗漫卷。皮徐豫西支队，歼击日寇匪顽，抗日人民政府，革命火炬点燃。农会主席何社，投身倒地运动，保守党的秘密，忍受百般酷刑，胸中浩然正气，至死铁骨铮铮。贾金钟、郭金山、何增、赵科、王富德、郭庄、董文聚，烈士碧血，大地花红。抗战老兵贾天保、贾禄斌，功勋授衔；援朝战士孟长春、何长申，载誉息田。高岭儿女，光荣传统，各行各业，先进立功。质朴醇厚，行动在前，爱党爱国，赤诚奉献。

希望之岭，日月金灿。乡村振兴，立志宏远。地域特色，强力彰显。山川草石，优良资产，农林牧游，综合发展。椒香袭人，牛羊千群，万巢蜂飞，百家鹤鸣，奇花美妍，佳木葱茏，文旅打卡胜地，召唤四海宾朋，看古堡焕发新机，新时代锦绣前程。

赞曰：

红色高岭，风起云涌，几多先贤，辈出英雄；继往开来，勇做先锋！

母亲的小菜园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正值春耕农忙时节。

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我和妻子回老家探望父母。车子进村刚过万福爷家的院子，我就远远地看到母亲又在她的小菜园里忙活着。

“妈，你在干啥呢？”我赶紧下车和母亲打着招呼，“天早了，给蒜苗浇浇水。”母亲一边应着腔，一边拿着水管往菜地里浇水。两畦发黄的蒜苗久旱逢甘霖，仿佛瞬间支楞了起来。旁边的一小块地也已经平整好，母亲说，过几天准备种上。还有几小块菜地里种着菠菜、油菜等越冬菜。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肃杀季节，小菜园里那一抹油油的绿色，倒成了一种别样的点缀和风景，给人生机和希望。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这几块小菜地都是我们不让她种地后她自己开垦出来的。“赖好种点菜都够您大俺俩吃了。”按母亲的话说，“闲着也难受，种点菜偶尔干点活，权当锻炼身体了，反正也累不着。”而我们做儿女的是怕她累着啊！毕竟母亲快八十岁的人了。

母亲是个苦命人，她十多岁就没了父亲，和姥姥相依为命，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嫁到我们司家后，由于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整天忙于行医看病，地里活儿干得少。勤劳贤惠的母亲除了生儿育女外，地里的农活，家里的杂务，里里外外一把手，几十年任劳任怨。记得母亲40来岁时，双腿小腿肚上就筋脉淤积，经常吃药打针。那都是她过度劳累而落下的病根啊！

后来，我们兄妹四个相继结婚成家，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到了不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父亲和母亲坚持生活在农村老家，种着几亩薄田，守着几间老屋，过着清贫寡淡的日子。中间我们也曾多次请二老到城里来住，而每次都住不了几天，就开始吵着不习惯要回去了。我在部队近30年，父母来队小住的次数屈指可数。

前些年，看到父母年事渐高，我们兄妹几个一再要求他们不要再种地了，父母这才把岗上和坡里的两块地租给了别人，但仍旧保留着南地那块地，说什么离家近，现在都是懒人庄稼，收种全靠机械化，也不费啥人力，每年能收季麦、种季秋，保证有口粮吃。就这样又熬了几年，父母实在顶不住我们的再三劝阻，才勉强把最后那块地也租了出去。

庄稼人对土地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旦离开了种地，好像丢了魂一样。这不，没有正式的大块地种了，母亲干脆寻思着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起荒来。不到半年时间，从北院到南院的路边、房头，竟见缝插针般地开辟出了四五块“巴掌

地”。

这些“巴掌地”原来不是瓦砾遍地，便是树根盘错，可以说每块地都是母亲一锄一锹辛苦拾掇出来的。拔草、施肥、浇水、松土，母亲总是那样勤勤恳恳，乐此不疲。春天，小菜园里长着蒜苗、菠菜、芜荬、小葱等；夏天种的菜品最丰富，像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倭瓜啦，应有尽有；秋天则有白菜、萝卜、花生等等；到了冬天，母亲则种上一些耐寒越冬的蔬菜。反正无论春夏秋冬“巴掌地”里都种着应季菜，我是没见地闲着的时候。

如今每次回老家，到母亲的小菜园去转转看看，似乎也成了我的一种习惯。观察一下菜的长势，蹲下来拔几棵草，逮几条虫，顺手摘根鲜嫩带刺的黄瓜，找个自然长红的西红柿……现摘现吃，品味自然，谁说不是一种乐趣呢。

人勤地不懒。再加上母亲种地有经验，懂得天时地利农时，小菜园里的菜总是长势喜人，频获丰收。母亲打小疼我，她知道我爱吃甜瓜、豆角、花生等，每到收获季节，她就摘好了用袋子装着给我存在冰箱里，等我回家时再拿出来吃或者让我带走。我们姊妹几个每次回家临走时，母亲总要准备几兜子她小菜园里种的菜给我们带走，美其名曰“司村土特产”。回到家中，连着吃上几顿，既是美味，又是乡愁。那可是母亲亲手种的菜呀，里面饱含着她的劳动和汗水，更别再说那份深沉的母爱了！

2020年春季，一场突发脑溢血把父亲一下子推到了生死边缘。后经过半年的全力救治，父亲才逐渐苏醒过来，但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病情稳定后出院回家，母亲一个人承担起了照料父亲的重任，每天端吃端喝，擦屎接尿，起床床上。近两年下来，原本被病魔折腾得骨瘦如柴的父亲慢慢胖了，而母亲却明显瘦了，老了，腰弯得更厉害了，头发几乎全白了，所幸的是身体还算硬朗。尽管每天侍候父亲很忙，很辛苦，母亲依然忙里偷闲把那几块小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种植得生机勃勃。

我知道，小菜园已经成了母亲的一种寄托。或许只有通过种植，她才能找到耕耘体验和劳动乐趣，才能体会到庄稼人那种终极的获得感。更重要的是，人在耕种的时候，培育了自己。天道与人道都在菜园里。

□ 司伟宽

□ 龚延民



春天来了

风
柔和了许多
水
不再那么刺骨
大自然的脸庞
泛起了羞湿的红韵
人们兴高采烈地走向郊野、山原
凝眸处
是柳树的那一抹浅绿

河里的薄冰正在慢慢消融
背阴处的残雪
正恋恋不舍地告别严冬
聆听春风的呢喃
静观春姑娘纤细的手指
正在拨弄大自然的琴弦
万物复苏
草木萌动
宇宙的奥秘正在悠然展现

□ 王永宾

